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善惡圖全傳 第十四回 投盟兄偏不相遇 心思慮撞破壽燭

詞曰：極品隨朝，誰是倪官保。萬貫纏腰，誰是桃三老。富貴不堅牢，達人須自晚。蘭惠逢蒿。看來都是草。鸞鳳鳴鴉，看來都是鳥。北邱路兒人怎逃，及早尋歡笑。痛飲百萬觴，大喝三千套。

話說李雷吩咐把瑞兒拿來，有家人到後面將瑞兒從被窩裡提起，一直來至書房。李雷便問道：「瑞兒，可曾看銅頭太歲進房幾次？」瑞兒也不知頭腦，哪裡曉得此事？邵青叫聲：「大老爺，不上炮烙，如何肯招？」李雷吩咐剝去衣服。一聲答應，登時剝得乾乾淨淨，將炮烙鐵柱往瑞兒身上一烙，烙得流漿大泡。李雷道：「你招也不招麼！」瑞兒此刻燙得十分疼痛，叫一聲：「大老爺，並沒有看見高公子進內！」李雷見他不招，吩咐再烙。只見天井內一個紫電，嘩郎一個大炸雷，下了些雹子。二賊嚇得魂不付體，倒跌塵埃，吩咐不用烙了。眾人將瑞兒抬進房中，火毒攻心，又絕了一命。回稟了李雷。李雷吩咐人到後邊將雲娘屍首，同浦媽瑞兒一同抬下火牢焚化。家人奉命來到樓上，屍首全無。四下觀看，只見正梁椽子打下兩根，屋上一個大洞，連忙跑回報知李雷。李雷吃了一驚。你道雲娘屍首何處而去？乃是方才雷神擊去救活，自有安身之處，後來自有交待。

且說李雷心中納悶，走至後面，來至堂樓。早有丫環回道：「大太太不在樓上，到觀音庵還願去了。」「什麼時候去的？」丫環說：「大早抬轎走後門去的。」李雷聽說，跑出書廳，叫聲：「老邵呀！不好了，我家裡弄出大陋兒來了。」邵青問道：「大老爺，什麼事這等慌張？」李雷說了一遍，即刻吩咐打轎備馬伺候，傳齊了四樓教習，到觀音庵找大太太。遲不待慢，即刻上轎出府門，帶領教習早到觀音庵山門，下了轎走進天井，只見一乘大轎是自家的，有八個轎夫坐在一處。李雷吩咐把八人捆住，口內用稻草塞住，攢在地下。李雷走進腰門，這佛婆揣了一碗麻油捧到廚房，聽後面腳步子響，回頭一看見了李雷，轉身叫聲：「大老爺...」未曾喊完，早有人將他捆住，用絲綿塞住口。李雷上大殿遊玩一遍，並無一人。吩咐跟隨人退去，自己悄悄又往後行，只見兩個尼僧在那裡備齋飯，等候麻油弄菜。李雷一見，也吩咐捆了。李雷又奔後面雲房而來。這且不言。

且說李雷妻子陸氏奶奶良心向善，見李雷行此歹事，屢次勸李雷不依，反倒生惱。陸氏就搬到一座後樓上，終日看經念佛，供了觀音大士。那夜聽得有強盜殺來，他求告大士暗中護佑他，一夜無恙。所以今日清晨了此心念，到了庵內拜了佛像，尼僧留齋，到後面閒遊。聽得雲房有人歎氣，推門而進，見了林孔昭，一個口稱恩嫂，一個口稱恩叔，各訴苦情。二人頂禮相還。不想李雷在門外竊聽得二人言語，即將推門走進。只見他妻子和一個囚犯跪在一堆講話，再仔細一見，原來是林孔昭。大喝一聲：「好大膽淫婦姦夫！你二人約會在觀音庵內。」二人回頭一看，只嚇得高山失足，大海崩舟，不能言語，倒在地下。李雷氣衝衝走出房門外，將門鎖上，到外面吩咐取了馬紮子，山門外坐下，著四樓教習快騎牲口回去取引火應用之物，與我發到觀音庵來。四人答應，飛奔家內，將此事對張三說了，頃刻來到柴房，著人挑了四五十擔乾柴，取了硫黃發硝，一齊趕到觀音庵門首。李雷吩咐把乾柴庵前庵後庵左庵右四面堆積，把引火之物引著了火，煙迷霧漫，對面不見人。四個教習回頭稟過了李雷，李雷又吩咐東南西北不許放走一人，有人逃走代我推下火中。此時風趁火勢，火仗風威，滔滔燒著。林相公與陸氏大娘在雲房內，只見紅光滔天，林爺說聲「不好了，恩嫂快走。」連忙來開門，誰知道鎖不能開，說著火勢已燒著房屋。林孔昭十分著急，跳上桌台，將風窗扭斷，跳出天井。只見火勢一緊，將雲房壓倒。林孔昭跌腳說「恩嫂，罷了！」言還未了，將身子一突，踩在石板上。石板一起，林相公跌將下去。底下乃是一個地窖子，所以得了性命。

一刻之內，陸氏火焚屋內，庵內二位尼僧一個佛婆並八個轎夫，盡皆燒死。把一座觀音庵化得乾乾淨淨。李雷著人前後一看，並無一個活的，李雷心中歡喜，早有溧水縣知縣藍橋，同千總代領兵卒前來救火，抬著水具，取著柳門，一齊趕奔前來。見了李雷說：「卑職等特來救火。」李雷說：「二位老父師，你不要救火。火是我放的。」知縣道：「大老爺不是取笑？怎麼是大老爺放的？」李雷道：「果真的。只因庵內二位尼僧十分不好，貪淫無度，故此我才放火焚化。」二位老爺聽得此言，吩咐抬了水具，仍回衙門不提。李雷看見火勢將微，叫人將餘火澆滅。帶領眾人回轉府內。

再言觀音庵那邊有個米家莊，有位相公好善。那日在莊內瞧見觀音庵火起，只見一個婦人在火中昇天而去，又見金童玉女引路。米相公等火勢冷透，吩咐莊漢抬了四個油壇，紅布紮口，來到觀音庵拾取骨殖。叫莊漢用抓鋤地，築到雲房天井內，聽得喊叫救命，眾人一嚇，跌跌踉踉的說：「相公，不好了，天井底下有鬼！」米相公一聽，聽見叫救命，並非是鬼。「你們與我穿將下去。」眾人只得往下一把，提起石板，見了林孔昭鑽著，攙扶起來，問了原因。米相公大驚，說：「尊兄，此處無寸土安身，快快遠走他方，才得安身活命。若還遲緩，連我性命難保。」說罷取了些亂碎銀兩付與林孔昭，米相公拾了骨殖，叫人掩埋，回莊去了。林相公得了銀兩，奔上大路，急急忙忙低著頭只是跑。跑得渾身是汗，走到一個點心店，吃了一飽，會了鈔，就問店東說到京有多少路程，開店道：「相公，你單身獨自到京何干？」說：「我有個朋友，叫陸鳴山，在京做官。我前去投他。」老者就將到京的路程開了個單兒，交與林相公。

孔昭揣在懷中，離了店門，放開腳步奔大路而行。逢橋止步，遇水登舟，走了數日，來到山東地界。盤費用得乾乾淨淨，只得權為乞丐，走到一個米舖子，叫聲：「老爹，把個錢吧。」只見裡面走出一個白髮老者，年紀約有六旬向外，一部鬚鬚，走將出來，把林相公一看，叫聲：「相公，你如此品格，怎做乞丐？看你相從牢裡出來的。」林孔昭道：「我從土牢裡出來的。」老者道：「相公，看尊相品格，必當大貴。只是要在棺材蓋上走一遭後，遇貴人提攜，自有好處。我且問你，你從哪裡來的？」回說：「我是溧水縣人，逃難而來。」老者又問道：「你這個少年人，與哪個有仇？」回道：「我的對頭，是江南第一個惡人，叫做李雷，稱為活閻羅李大麻子。」老者聞聽此言，叫聲：「相公，你走吧。恐李大麻子曉得了，連我這牢店都開不成。你轉吃飽了，請到裡面弄。」飽吃了一頓，又問相公名姓，林爺把被屈情由說了一遍。趙三老爹點頭，贈於相公五十兩銀子、八吊錢。相公拜受。趙三老說道：「你前去洗個澡，前往京都。相公做了官回來，走到我小店，看我這鐵嘴靈是不靈。」說罷，送出相公。林爺辭別前進，離了山東，前進京都。離京不遠有個關帝廟，林相公走將進去，來到神前祝告。說：「弟子林孔昭，今日脫離災難，無處棲身，只得趕奔京都投盟兄陸鳴山。若是到京遇見此人，望神聖發條上上。若不遇見，菩薩發條下下。」告訴一番，將籤筒搖動，是憑神明相助，摘了一根籤字。相公磕頭起身，一看是第一籤上上。相公大喜，站起找不著籤句，只見兩邊窗上寫就詩句，字跡明白。林相公找到第一籤，只見上寫著：

巍巍獨步上雲間，玉帝仙官第一班。榮華富貴天賜你，福如東海壽如山。

相公就將籤句念熟記在胸懷，出了關帝廟，上了大路，到了京都。各處細細尋訪，有人說：「你遲來了兩年半。陸老爺做了官了，要見他不難，離此只有一千八百里路程。」林相公聽得此言，大叫一聲「我是死也！」轉身就走。又不識京城路徑，低著頭也不問人，只管瞎跑。跑到一個公府門首，有一位王相爺，家人手捧一對燭，燭上嵌的貓兒眼紫母綠珊瑚樹，前到公府祝壽。正行之間，遇著林孔昭跑到面前，巧巧一頭碰下，將燭跌得粉碎。那人只叫聲：「哎喲喂，你坑我的命了！」登時叫人將皮條把林相公扣將起來，林孔昭哀告道：「我是外鄉人，走錯了路，望乞饒我性命。」這人哪裡聽他，一直帶至公府右柱上扣下。相公抬頭，看見公府那些官員，兩旁坐了好幾位。只見一位大人端坐在上面，如神道一般，頭如斗大，眼珠如棋子，獅子鼻，一張闊口，一副落腮鬚鬚。冠帶而坐。此人現官封一等公，今日乃是公爺大壽，所以在朝的官員多來上壽。

當時公爺往下問道：「誰在外喧嚷？」有旗牌官奉了公爺之命，查將下來：「誰在此吵鬧？公爺查問呢。」王相爺就將林孔昭碰碎壽燭說了一遍，「今將此人扣住，只請公爺示下。」旗牌官來到林相公面前，只見他品格清奇，相貌端方。也是林相公有緣，即刻轉走到公爺面前，打了個千兒，朝下一跪，叫聲：「公爺，只因來了一個外省人，不知路徑。找個朋友，又未曾見。心中著了

忙，低著頭，不意碰了王相爺代公爺上壽的壽燭一對碰碎。那人口內進願公爺歲歲平安。」公爺一聽，哈哈笑對旗牌說道：「將那人帶了進來。」旗牌下來，叫解了皮條子，將他帶至公爺面前，遠遠俯伏塵埃，不敢噴聲。公爺看見林爺品格不俗，心中歡喜。公爺問道：「你到我公府找誰？來做什麼？」有家將下來，喝一聲：「啣！公爺問你，到公府做什麼！」林孔昭見問，哭將起來，說：「是來尋死的。」家將道：「你不要腦袋了！幸兒公爺不懂你的話，可知今日乃是公爺大慶，口中著實存神。」上面又問：「何不言語？」旗牌官又催說：「公爺上面問你，快快回公爺。」林孔昭無言回答，正然為難。只見來了兩位尊神。不知林爺何言答應，且聽下回分解。